

大清畿輔先哲傳

師儒傳四

大清畿輔先哲傳第十三

天津徐世昌撰

刁包

子再濂

崔甲釗

崔甲鎧

崔甲默

刁包字蒙吉祁州人初名基命避廟諱易今名別號用六居士父克俊字翼亭樂道好施與學者稱貞惠先生包貌魁岸亭亭嶽峙敦尚質行年二十五舉明天啓七年鄉試再上春官不第遂棄舉子業著廢八股興四子五經說一篇力以斯文爲己任於城隅闢地爲齋曰潛室亭曰肥遯日閉戶讀書其中學者宗之執經之履滿戶外甲申國變設莊烈愍皇帝主於所居之順積樓服斬衰朝夕哭臨如禮僞命敦趣七發書以死拒幾及於難會賊敗得解入清朝遂不仕日取四子五經及宋元以來諸儒書反復尋究積二十年不勸包初從孫奇逢問良知之學心嚮之旣取高攀龍書讀

之喜曰吾未見先生書吾死人也今見先生書猶生死人而骨肉之矣吾師乎吾師乎由孔子而來見而知之者得四人焉顏曾思孟是也聞而知之者得五人焉周程張朱是也以聞知上溯見知使孔子之道燦然復明於世者於今又得高子其人是生我者父母成我者梁溪也因設攀龍主事之如事貞惠禮有過則跪主前自訟曰某不肖愧吾父師不可爲子不可爲人其勇於自克如此包之學以程朱爲宗旨謹言慎行一本諸敬而於陸王之學多有微詞嘗與友人論難書云先儒言象山尊德性朱子道問學竊意尊德性以本體言道問學以工夫言德性命於天自然之事也問學成於人勉強之事也任乎其自然者則失乎其勉強者繇乎其勉強者則得乎其自然者尊德性者誠意正心則可謂誠意正心而後知致物格則不可故朱可以盡陸陸不可以盡朱白沙之主

靜也卽孔門默識之學然其言靜也曰求之心不必求之學則未
可以爲訓矣且靜是德性主靜便是道問學非外工夫以爲本體
也陽明之言致良知也卽孔明明德之學然處處牽合至謂蘇秦
張儀亦得良知妙用則未可以爲訓矣且良知是德性致良知便
是道問學非外功夫以爲本體也竊謂象山白沙陽明三先生者
升堂矣未入於室也入室者其惟濂洛關閩乎其篤守先儒門戶
類此初克俊之卒也三日勺水不入口母哭慰之始進米一盞鬚
髮盡白杖而後起其喪祭一準朱子家禮旣葬廬中庭簷下斷酒
肉不入內室者三年每朔望忌辰悲號感行路年六十六以居母
喪毀卒將卒時肅衣冠起坐命告辭父師主問家事不答徐曰吾
胸中無一事行矣遂瞑學者私謚文孝先生包生平木訥似不能
言及大義所在則正色而談上下皆傾聽州有大事不能決者必

待包一言爲斷明季流賊犯州城包毀家倡衆誓固守城賴以完時有二璫主兵探卒報賊勢張甚二璫怒將斬之包厲聲曰必殺彼當先殺包乃止二璫咋舌相謂曰使若居官其不爲楊漣左光斗乎賊去賃屋西關館流離民病者給醫藥全活甚衆有山左難婦七十餘人擇老成家僕六人護以歸臨行八拜託之僕皆感泣竭力尤篤於故舊然諾不苟與蔚州魏象樞爲神交容城孫奇逢遷蘇門過祁留講學於其家者二載又與清苑張羅喆新城王餘佑輩設講壇發明性理之學其日省者三曰妄爲妄言妄念其自守之道三曰取與不苟言語不苟出處不苟嘗曰所謂學者性焉而已所謂性者理焉而已窮理以盡性然後爲學釋氏以心爲性老子以氣爲性衆人以情爲性皆得其偏而失其全也聖人則不然以性盡心故心爲精義入神之心以性養氣故氣爲配義與道

之氣以性攝情故情爲民胞物與之情讀太極圖識性之原焉讀
西銘識性之量焉讀定性書識性之體焉讀顏子好學論識性之
所以復焉讀敬齋箴識性之所以養焉自孔孟歿而聖道晦上下
千四百年無見性者是以無見道者至五篇文出而發揮之然後
天之所以命人與人之所以合天者無復餘蘊而確然得所持循
矣又曰易之爲書教人趨吉避凶言趨正避邪也以爲趨福避禍
舛已甚矣每晨起誦易一周輒垂簾靜坐以爲常其所著有易酌
十二卷四書翼註四十二卷斯文正統十二卷辨道錄八卷潛室
劄記二卷用六集十二卷魏象樞曰先生卓然有道儒者也先生
之於梁溪也曰尊之若天地親之若父母敬之若神明吾於先生
亦然孫奇逢曰先生孤標猛力大河南北一人而已康熙九年無
錫學者祀諸道南祠子再濂字靜之自爲諸生卽弛置科舉業從

父友王餘佑及顏元游手錄父遺書又貳之以質四方學者平湖陸隴其嘗與再濂書乞借鈔用六集斯文正統辨道錄諸書再濂年逾六十復手錄付諸子且誠之曰昔蔚州魏公持節巡京畿余以故人子獨被渥洽鄰邑人遂簞金而請事余掩耳走菑然若穢污之及吾體也汝曹他日登仕籍若以官富家吾生不受其養死不享其祭惟先人遺書未刻者尙百餘萬言必約身而次第布之其後仲子承祖盡刻諸遺書行世

崔甲釗字亮遠甲鎰字聞遠安平諸生父昂字仲藏博學強識李自成陷京師各州縣俱署僞官昂同兄山海關遊擊晟弟附監生昂謀起義旅僞官鉤鉅盜斃晟昂跳身走及清定鼎聞其義召以官昂慟兄弟偕亡辭不就甲釗自少徧讀程朱陸王諸家書與祁州刁包講學年十六遇兵亂隨眾守城能發礮斃敵母蘇氏病

痿甲釗與弟甲鎰晝夜更番侍腓胠盡腫母遣之不去如此者二十年以侍疾久知鑿術年八十餘自刻死期日曰吾病必以立秋後七日死已而果然甲鎰體父志杜門講學誅茅三間課子弟子弟或事詩賦輒付火曰勿啟囂張業農商者必戒以勿苟得率妻事父飲食必其妻手爨他人代之咽不甘也事母蘇亦然繼母宋病瀉三載廁牕衲衣污穢必與妻親滌晚年爲名山遊至五臺遇虎同行者震伏虎目之久踈巡而去人以爲孝感康熙四十一年卒年六十九從弟甲默康熙二十一年進士官內閣中書舍人居京師貧窶守高節足未嘗一及貴要之門與兄甲勛講學務心得不尙口說嘗講顏子所好何學論聽者悚起居喪一依禮經啜粥三年不飲酒食肉不御內不與宴會亦能鑿有名

田極

田極字象極高陽人幼端謹不苟言笑嗜讀書至忘寒暑與李蔚同補弟子員學使持其卷示人曰吾於高陽得兩士皆大器屢試不第而聲名益藉藉僉仰爲儒宗大師初爲文矯拔絕俗晚乃歸於古樸而易理尤精清初士子承明季餘習尙奇僻傳註多舛錯極獨闡發程朱宗旨講貫融徹聽者熙然如游考亭鹿洞間教人修謹誠實凡所弛傲岸之士厠其門皆抑損退讓望而知爲田氏之徒雅具知人鑒從遊弟子預爲品第其後升湛菴枯卒如其言家居數十年竟以諸生終焉極之爲學專致力於倫常日用之間謹言慎行要於寡過事母極色養母病膝行禱於神祠母夢寐中覺人投以劑未歸而病已失母歿泣血三年人以比之高子羔待宗郇篤厚或以窮乏告僅蓄升斛恆分半與之人曰以窮濟窮可乎極曰某不能如范文正置義田復吝所有如一本之義何族人

勃谿質一言卽解或與他族詬誶輒引罪代請不較曲直族黨咸
化其德絕跡公庭者積五十年善飲獨卻白酒門人問之泫然曰
吾父夢我醉白酒死覺後不樂我故終身不忍入口耳爲人和平
誠慤不尙嚴峭人皆樂親而敬憚之起居有節衣冠有常製事事
守先儒家法愠容譚語不形於妻子論者謂涵養深矣將卒其子
求遺言教曰讀正書做正人不及田產細事歿後門人追諡曰端
介先生著有四書輯要藏於家

趙景皋

趙景皋字知安號贊颺鹽山人幼有至性家貧母手自操作景皋
從鄉塾歸輒代以爲常父出雖夜分必讀書俟之受知於推官禹
好善明崇禎三年舉於鄉好善以御史按山東有富人張姓者或
誣殺人罪當死人持千金俛景皋景皋察其冤馳往救之一錢不

受土寇起知縣問戢賊法景皋曰必使賊自知可生而後可撫自知當死而後可剿乃練鄉勇立濠柵定約束所獲不犯淫殺者悉免之以故賊多降散爲民全活無算幼喜讀大洞內景諸篇爲楞嚴法華經注鄉薦後讀性理大全至克去妄念忽有得因思功名爲妄念以誦讀爲功名地亦妄念也自是專心聖賢心性之學探本窮源悟佛老之非歎曰非入其室不知其病彌近理大亂真言不虛也著有性學易簡原道篇夔倫傳關鍵論秀實說於五經四子多所發明云康熙二十四年卒年八十

李集鳳

李集鳳字翺升臨榆人明拔貢生官河南洛陽縣丞以廉明著稱集鳳性嚴正不慕權勢於學無不窺濂洛關閩之書皆所究悉尤善春秋策輯宋元明人經說數十家討論詳核厯三十年凡四易

彙而成名曰春秋輯傳辨疑七十二卷其書於左公穀三傳及先儒說均有駁正而胡傳爲最多隱元年不書卽位胡傳從程子非王命先君命說謂春秋削之以明大法辨之云隱四年經書衛人立晉彼亦不承先君不稟命天子雖在他國猶不削之況本國乎春秋於桓公稱公不革其號文姜去姜氏不去夫人君與夫人之名非臣子所敢除也若不與隱公之爲君而削其卽位其無君已甚何以正天下之無君者襄十年盜殺鄭公子駢公子發公孫輒胡傳從程子失職說謂削其大夫爲當官者戒辨之云卿佐被盜殺卽書大夫亦可見其失職不待削大夫以見義盜者寇賊之名不繫於國故亦不稱君大夫觀哀四年盜殺蔡侯申不稱君此年盜殺二公子一公孫十三年盜殺陳夏區夫不稱大夫可見旣名之爲盜不可以君大夫治之桓三年齊侯衛侯胥命於蒲胡傳謂

特起胥命之文辨之云莊二十一年左傳鄭號胥命於弭同謀納王是當時有此事亦必舊有此名莊二十六年曹殺其大夫胡傳謂義繫於殺止書官罪在專殺見殺者之是非不足紀辨之云既爲大夫罪不至死見殺亦當書名文八年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二人有不失節之美何爲是非不足紀此不書名者不知其名故闕之宣五年叔孫得臣卒胡傳謂仲遂內交宮禁外結強鄰叔孫得臣有同使於齊之罪特不書日以貶之辨之云內大夫卒不書日者特以史氏偶闕耳得臣黨仲遂並使如齊其罪甚大以大夫之禮卒之正見魯人刑賞之不當何必去日以示貶凡宣公之事多以時書而不月君事且略其月則得臣卒之月而不日者亦不必有異說襄二十六年衛侯衎復歸於衛胡傳謂復歸書名衛侯失信無刑雖得猶非其國辨之云此說罪其得國以後

春秋方賤其昔失位而幸其今得國豈預責其君而謂國非其國乎諸侯不生名失位則名例之正也此從正例無他義昭十八年宋公伐邾胡傳謂書邾而釋其取邑之罪辨之云隱五年宋人伐鄭圍長葛六年宋人取長葛自此以後凡外之圍邑取邑皆不書以爲不勝書故略之胡傳又有誤解者桓四年天王使宰渠伯來聘謂渠爲氏辨之云春秋無加氏於爵之例亦無獨稱爵而不繫於封地者如祭伯凡伯毛伯召伯之類皆以爵繫地知渠亦采地名莊二年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謂於餘丘爲邾邑辨之云通經之中未有邑言伐者於餘丘不繫國知其非邑二十四年大夫宗婦覲用幣謂宗婦者大夫之妻辨之云宗婦者同宗之婦宗婦非一若以宗婦爲大夫之妻何以別於夫非大夫而亦爲同宗之婦者僖九年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於葵邱

謂冢宰兼三公辨之云周公二字是世爵非以兼位而云然經書
宰叀不稱爵叀本無爵也祭本伯爵而書祭公乃三公也此言宰
周公者皆具其官職以襲爵帶言之三十年之宰周公來聘亦與
此同胡傳又有誤證者隱三年宋和公卒謂諸侯曰薨大夫曰卒
邦君書卒不與其爲諸侯辨之云薨者臣子尊其君父之辭惟本
國君稱薨卒者終事之恆稱內外大夫稱卒外諸侯以別於吾君
亦稱卒此通例耳若以其上不請命貶而稱卒彼桓文創伯皆有
錫典何於其歿亦書卒不書薨也文元年公卽位謂書載舜禹受
終傳位孔子言君薨百官聽冢宰三年則告廟臨羣臣有攝行之
禮辨之云書於舜曰格於文祖是舜服堯喪畢而告踐祚之禮於
禹曰受命於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是禹攝舜政而告廟臨羣臣
之禮以此論改元卽位之事固屬不合孔子所言君薨乃以冢宰

攝國政非以冢宰攝君位以此論卽位臨羣臣尤不足據成二年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於鞏齊師敗績謂大國三軍次國二軍魯雖大國而四卿並將是四軍也臧孫許如晉乞師又逆晉師本不將兵四卿皆書此堅冰之戒辨之云魯本二軍今四卿並將不無主副胡傳以爲行父僑如嬰齊各帥與襄公作三軍不合又以臧孫不將兵尤不察經書帥師之文經書某某帥師知許之將兵甚明如衛良夫亦如晉乞師今亦將兵又何疑於許至以四卿皆書爲堅冰之戒尤不然此時季孫當國必不以四卿並將爲專政况三家少仲孫而臧孫公孫後又未竊魯此卽一時並將何慮其專蓋晉行師多有列卿而春秋止書元帥魯則凡卿皆書其爲略外詳內也明矣至莊二十四年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於曹胡傳謂

國儲君副不能自定其位雖以國氏皆不書爵爲居正者戒不知忽之嗣位五月羈之爲君一年彼卽不能自定何不可仍稱其爵號且凡國君失位出奔是皆不能自定者亦未嘗不書爵何獨於此示戒三十二年公子慶父如齊胡傳謂子般之弑宜書出奔其曰如齊見慶父主兵自恣國人不能制不知慶父此行本非出奔故不書奔而書如欲明其主兵自恣變文書如是春秋所載皆可亂事實而以意爲輕重也僖十四年季姬及鄆子遇於防使鄆子來朝胡傳謂魯公愛女使自擇配不知季姬稱字其許嫁也明矣何云使自擇配鄆子明書來朝亦非求婚襄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胡傳謂札不稱公子貶辭也辭國生亂因其來聘貶之不知季札辭國自是守節之正王僚被弑去此聘三十年而欲貶札於三十年前尤爲不可札聘之不書族與楚椒秦術之不書氏者無